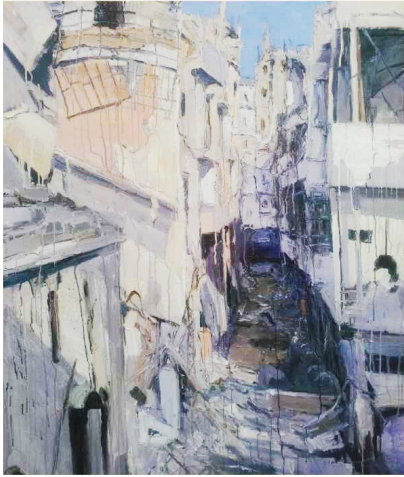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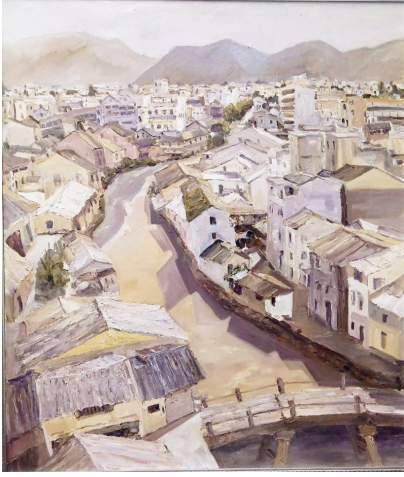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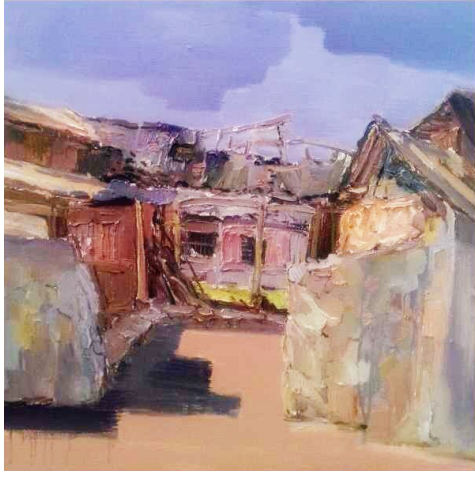
《城之殇》



《虹桥旧韵》



《城市边缘》



《故园》



《巷子》

赵佰辉：一天不画手就痒

■记者 黄崇森 文/摄

五年一届的浙江省美术作品展览，是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美术展览。自上世纪五十年代首届美展以来，省美展记录着一个时代美术演进，催生了大批优秀的美术家和美术作品，逐步奠定了浙江美术在全国的领先地位。在不久前举行的今年浙江省第十三届美术作品展上，乐清有两位画家的作品入选，其中一位就是素有“画痴”之称的虹桥人赵佰辉。

崭露头角

乍一看，赵佰辉根本不像个画家，身上没有一点文艺范，倒像是个在城市某个角落干活的农民工，而通常来说，画家和搞音乐的都是最有文艺范的一群人。与他呆在一起，如果你不说点什么，他大概也不会主动说什么，只是静静在一边坐着。你讲话时，他安静地看着你。与他对话时，他的神情是专注的，清澈的，但眼光中又有一种飘忽的东西在游离。好像他的另一半还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中。

与他在一起，除了与他说画画，真不知道还能谈些什么。

8月12日，在虹桥的新市书社，谈到这次他入选美展的油画作品《城之殇》，他说：“可能也是偶然和运气吧，这是我第一次入选省美术展，不过我感觉没有什么特别。”

这是一幅规格较大的油画，高1.4米，宽1.2米，反映的是叙利亚战争中城市某街道被炸毁的一个场景。为了表现那种城市废墟的沧桑感和破碎感，赵佰辉采用丙烯和油画结合的画法，并且用画笔在画面上制造出一些割痕，从而使视觉效果更加强烈。

说到为什么要画这样的一幅画，赵佰辉说，一个画家要画某一幅画，有时会仅仅来源于某种情绪的冲动，很简单的，并没有外人想像得先要经过那么多的理性思考，往往是看中一个东西，符合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就去画了；很多时候，往往是因为物质外在的形态或者色彩的吸引力，可以说创作的动因很直接和感性。

“之前我看了一些叙利亚战争的资料和图片，觉得这个题材符合我的胃口，适合自己的一些画画手法和情感；我这几年对画建筑物很有兴趣，画了不少这方面的画。”他淡淡地说。

今年37岁的赵佰辉从小学时就开始画画，学油画从17岁开始，差不多也有了近二十年的画龄，但在三年多前，乐清的同行基本上没人知道他。

2011年初，在朋友的鼓动和帮助下，他在乐清市文化馆展厅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，才让大家了解了他在。在这次“处女秀”中，他的油画受到同行和普通市民的喜爱，并且有人一口气买了他5幅画，这给低调得有点过分的他注入了一些信心，开始拿出一些画参加省内的各种画展，得到专业人士的好评。

其中《城市边缘》获温州市第二届视觉艺术大展金奖，获省群星视觉艺术展银奖；《虹桥旧韵》获浙江省第二届视觉艺术创作群体优秀作品展铜奖；《警世废墟，切尔诺贝利》入选浙江风格，时代丹青作品展，等等。

于是这次的入选省内最重要的美术大展，显得水到渠成。但赵佰辉还是老样子，好像这只是被树上的一张树叶偶然砸中，他看一眼，便扔掉了，继续走他的路。

画痴趣史

赵佰辉的老家在虹桥镇的水坑村，靠近南岳的方向。他是个农家子弟，却从小喜欢画画。据他的母亲说，赵佰辉在三四岁时，就喜欢拿着树枝和石子在地上涂鸦大半天，上小学时，更是经常看到什么就画什么，这些随手画在作业本、课本和试卷上的“大作”，让个别

老师很恼火，没少批评他。但也有老师和同学对他的画，很赞赏。

初中毕业后，赵佰辉一心想去杭州学画画，但那时他的家里经济不好，家里希望他能学一门手艺谋生。赵佰辉的父亲是做皮革生意的，于是把他送到温州附近的一家皮革厂当学徒，想等他学会手艺后回家开个皮革作坊。赵佰辉对制皮革着实不感兴趣，几个月就回来了。家里人又把他送到济南亲戚处，学做生意，但他还是呆不住，最后又回家了。这一年他17岁。

他还是想学画画，家里人拿他没办法，说：“那你去找个老师吧。”

估计家里人是想让他去碰一碰“墙壁”，然后知难而退。不料，还真让他找着了。

赵佰辉说：“我当时想，广告公司里应该有画画的吧，就打电话给当时虹桥一家比较有名的广告公司。”凑巧的是，当时这家公司有个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外地画家张同明，听说有个小年轻要学画画，很好奇。就在电话中对赵佰辉说，你拿几张画给我看看吧。

赵佰辉很高兴，拿了几自己从书里临摹的素描，来到广告公司。张同时看了后说：“行，你跟我学画画吧。”

就这样，也不用交学费，赵佰辉跟张老师学了两年的油画。“赵老师去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，他后来去了一家乐清的广告公司，我也跟过来了，和他生活在一起。”他说。

在这之前，赵佰辉可以说是“瞎画”的，两年时间，让他打下了较好的油画基本功。

“主要是学会了画画的观察方法和对色彩的理解。”赵佰辉解释说，在这之前他如果画一个啤酒瓶，会画得很绿，通过张老师的手把手教，他知道了“绿”只是物体“酒瓶”的固有色，但物体在视觉上呈现的色彩，会受到光线和周围环境的影响，画画时要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才行。

“因此，在同一地方，同一物体，同一观察角度，在不同的时间，画出来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。”他说。

赵佰辉说，这一印象派的油画观点和方法，虽然当代的表现主义或其他现代派画家，不一定遵循，但对于一个学画者来说，是必须学会的重要基本功。

1997年，赵佰辉在杂志上看到北京颐和园有个艺术家群体，汇聚了一些来自全国的才俊，于是他决定也去北京闯一闯，当北漂。当他来到北京，才知道这个群体已解散了。

无奈之下，他转悠到中国美术馆，那几天正好有不少西方的画展，有一个德国收藏家的印象派画展，还是毕加索、卢西安·弗洛伊德等西方现代派的画展，让赵佰辉大开眼界。

他被迷住了，在美术馆看了好几天。除了张老师，他与其他美术界的人也没有什么交往，在北京也没去处，看完画展，他只好“打道回府”了。

迷上写生

回来后，他开始尝试现代派的画法，热衷于画变形的人物和物体。

“这当然很幼稚。”多年之后，他这样评价那一段时间的疯狂。

这时，他也老大不小了，总得赚点钱，养活自己。因此，在这期间，他四处打工谋生，在超市干过售货员，在虹



桥和乐清的几所学校当过美术代课老师，还给幼儿园画过墙绘，教过小孩画画。他自己倒没觉得怎么，但村里人对他的评价可是不好的。如果有那家小孩要学画画，就有人拿赵佰辉当“反面教材”，一句话：不务正业。

可以说，赵佰辉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。他也有朋友、亲戚做生意成功的，想拉他一把，但对他来说，没有什么比能画画更重要。

2006年，他迎来了画画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夏天的某一天，一个在广州美院进修的虹桥青年画家朱乐峰，突然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说：“佰辉，我们一起去户外写生吧。”

赵佰辉之前认识朱乐峰，但他是一个不会交际的人，也就是认识而已。

一个暑假的写生下来，赵佰辉发现大自然中可以画的东西真是太多了。“以前我画的都是自己脑子里想的东西，这时我直接向自然学习。”他说。

赵佰辉说：“以前我很喜欢现代派绘画，总想画出非常具有现代语言的油画作品。事实证明我是失败的。因为我缺少生活的体验和与自然亲密的接触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艺术创作并不在于是否想出一个神奇的主意，艺术家不是发明家，好的作品靠的是它传达的视觉魅力以及审美感受。我想一个画家想获得这种驾驭能力，写生是最有效的途径。”

几年前在一次写生活动中，一位年轻的美院教师跟赵佰辉说：她画不了写生，她是画现代派的。“我可以想象一位不会写生的画家她的作品水准。具象绘画更要注重写生，如果不会写生，作品必然会失去灵性。”他说。

赵佰辉还引用著名画家杨飞云老师的一句话：“写生是一个艺术家必须坚守的本分，是亲近自然、体验生命、锤炼画艺的最佳方式，是画家用笔和心灵直接接触生命本源的有效途径。……脱离自然的画家会渴死在泉水旁。”

“我想我与写生的偶遇为我开辟了一条通向艺术圣殿的光明之道。”

赵佰辉常常把写生比作谈恋爱，因为写生能全面调动他的情绪。面对写生对象，首先要讲的是感觉，有感觉才有交流，才会有作画的欲望，否则就显生硬。没有味道也没有激情，很难画出好作品。

他认为自己是非常感性的人，喜欢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去作画，让每一笔都带着欢愉的情感。他特别享受油画笔在画布上拖动时所发出的愉悦声响，那种美妙感觉，旁人无法体会。自然物象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无数种可能性，每次面对都是一种挑战，有重生的欢愉也有胎死腹中的悲凄。他说，这也许正是写生的最大乐趣所在吧。

上下求索

在迷上写生的这段时间，赵佰辉已经结婚了，每天出去，经常一身油彩和不修边幅回来，在家里吃饭、休息时，还把很多油彩涂上网饭煲和家具上，好在他的妻子很宽容他，不与他计较。不过，他的这一形象倒经常成了好朋友开玩笑的话题。

大约有四年的时间，赵佰辉一有空闲就出去写生，足迹踏遍了乐清的山山水水，画了600多幅的风景油画。用朋友的话说，真是画疯了。

四年下来，他对油画的理解大大提高了一步，有朋友看他的画已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，就鼓动他办个画展，于是

有了第一次的画展。那个买了他5幅画的人，赵佰辉也不认识，只知道他是个啤酒经销商。此人在看了赵佰辉的画后，与其他参观者聊天，知道了赵佰辉是个基本靠自学的画家，大为惊奇。“自学都能画这么好。”他说。下午，他又跑过来，一口气买了5幅画。这一回轮到赵佰辉大吃一惊。

赵佰辉也不知道自己的画应该卖多少钱，最后是朋友帮他确定了价格。

也就是在这次画展上，很多乐清的画家才知道虹桥有个“画痴”赵佰辉。通过媒体的报道，社会上也有人慢慢了解他，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买他的画。从这时起，他家庭的经济情况才慢慢改观。他的几位要好朋友都为他高兴。

去年底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赵佰辉再举办了一次画展，展出油画40幅，几天内便卖掉了30幅，来买他画作的有不少是各地美术圈中的人士。这在乐清的油画界还是比较少见的现象。

虽然赵佰辉现在还年轻，但他对自己的画画生涯有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紧迫感，他说：“时间过得很快，一个人生命力、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，除去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所占用的时间，其实真正能画画的时间是不多的。”

而这也是他之所以那么投入地画画的原因之一。

他还说，一个人的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，所以他不追求自己的画一定要达到什么标准，而在创作每一幅画时，获得的快乐和充实感才是最重要的。

赵佰辉现在还保持着那种独来独往的个性，依然钟情于写生。

他说：“没有写生也许就没有油画这门独特艺术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许多人往往把写生画当成“习作”或者只把写生作品当成油画艺术的附属品，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误会。因为艺术行为其结果只有诞生作品，带有情感和创造性的写生就是创作，有其作品的完整性。我们可以看看影响中国大批画家的英国艺术大师卢西安·弗洛伊德，他的作品几乎都是直接面对模特写生，其艺术成就是世界有目共睹的。甚至可以说是写生成就了弗洛伊德。可以这么说，没有写生也就没有对世界美术产生巨大影响的印象派艺术，其那直接面对外光的写生，美轮美奂。”

当然，他也不会仅把画画停留在写生的阶段，而开始让画笔凝聚在一些有特定主旨的专题上面。近年来，他喜欢画建筑物，尤其是南方的民居和水乡。在他的画笔下，这些画面是时而宁静而忧郁，而时带着故土的温暖，让人过目不忘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显然，他的画笔已触及到生活的深处，要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寻找艺术的灵感和突破。

注：另一位入选浙江省第十三届美术作品展的乐清画家为王建勤（王聪）。